

现当代长篇小说经典

红处方

RED PRESCRIPTION

毕淑敏首部重磅长篇心理病毒小说
远离病毒的灵丹 呵护身心灵的处方

毕淑敏 著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中国现当代名家经典小说系列

红处方

RED PRESCRIPTION

毕淑敏首部重磅长篇心理病毒小说
远离病毒的灵丹 呵护身心灵的处方

毕淑敏 著

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处方/毕淑敏 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2.3

ISBN 978-7-5354-5551-2

I. 红… II. 毕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03769 号

选题策划:尹志勇

责任编辑:何 海

封面设计:异一设计

责任校对:陈 琪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出版: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87679300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

印刷: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660 毫米×1030 毫米 1/16 印张:24.125 插页:1

版次: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334 千字

定价:34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沈若鱼和母亲自南方旅游归来时,晒得像一段黑檀木。

先生到机场接她们,小心翼翼。好像母女俩是砍开的半个椰子,一碰就会汁液横流。本想把母亲接到自家,但老人坚持回干休所。送母亲回去安歇后,先生的精神才舒缓一些。

告诉你一件事,可别吓着。要有精神准备,把自己的红血球、白血球都调动起来,像城墙砖一样砌在那儿,抵御我这个消息的力度。先生郑重得吓人。

说吧,是不是我不在的这段时间,你搞了颠覆我的小动作?家庭兵变、第三者插足什么的,我时刻准备着。沈若鱼一边说,一边向外拿着南方特产。

比这要坏得多。先生不理睬她的打趣,沉痛万分。

沈若鱼不由得把手中的芒果扔到一边,说,到底出了什么事?

先生说,简方宁死了。自杀。

他预备着沈若鱼大哭大叫,甚至私下准备了一条新毛巾,预备妻子嚎啕痛哭的时候堵枪眼。

不料沈若鱼什么也不说,只把挤压过的芒果,摆在果盘的最上面,以便吃的时候优先处理,免得坏掉。

先生一字一顿地说,沈若鱼,我不是和你开玩笑。你的最好的朋友,有着几十年友谊纪录,你临去南方前还和她朝夕相处的简方宁——她死了。听到没有?

沈若鱼说,咱俩距离不到一米,我怎么会听不到?你安的什么心?为什么说了一遍又一遍?!

先生说,看你没有反应。

沈若鱼暴躁起来,你想要看什么反应?沉默不语就不是反应吗?

先生说,沈若鱼,我真惊讶。以前老是怕我死在前头,你可怎么办?现在我放心了。你对心爱的朋友暴死,都能这般无动于衷,还有什么风雨经受不起?



沈若鱼说，我已料到她会死。就像一个科学家计算出了冥王星的轨道外面，还有一颗冥外星。他在宇宙中发现了冥外星的踪迹，真如他预计的那般如期到达，你说他有什么可吃惊的？

先生说，我想起一部电影的名字——女人比男人更凶残。

沈若鱼说，女人比男人更能忍耐。要是她决定死了，那就一定有活不下去的理由。

先生说，我觉得你从戒毒医院出来以后，更冷漠也更智慧了。

沈若鱼说，你的意思，是让大家都到那里去留留学？可惜简方宁这个戒毒医院的院长不在了，你想走后门插班，没机会了。

先生说，你就不想知道你最好的朋友是怎样告别人世的？真的大智若愚到了这种境界？

沈若鱼说，所有的事，我都知道。

先生大惊道，怎么一身巫气？简方宁前天去世，昨天她丈夫潘岗给我打的电话，死因不清，对外还属概不披露阶段，基本上是独家新闻。你怎么知道的？

猜的。沈若鱼淡淡地说。

我不信。先生摇头。做个试验，你先说她是死在哪里？

办公室。沈若鱼回答。

对了。可你怎么知道的？

她的办公室，真是个求死的好地方。家里有保姆，死起来，多受干扰？凡是有头脑的人，都不会愿意死在家里。再说吓唬了孩子，肯定方宁不忍。所以她不死便罢，倘若死，只有到办公室。沈若鱼冷静得好像在评点某一电视剧中的女主角。

你说她是怎么死的？先生又感惊骇。

吃安眠药。沈若鱼成竹在胸。

料事如神。先生伸出大拇指。紧接着又是那句：你怎么知道的？

这还用说？简方宁是个医生，整天同药打交道，自然是这件兵器最拿手了。电工自杀，肯定去摸电门。农民一仰脖就喝敌敌畏了。死是大事，又没经验，谁不想做得利索些？

沈若鱼说得头头是道，好像有一道现成的文字答案，悬挂面前。

你说她屋里还有什么吧？先生的脸因为恐怖有些变形，还是忍不住问。

就是说除了她办公室常用的办公物品以外,还有什么?沈若鱼借重复问题的机会,延长了一下自己思考的时间。

是啊,说啊。先生估计沈若鱼回答不出。

可以把范围缩小一些吗?办公室很大。沈若鱼稍显困难地回忆着。

窗台上。先生宽宏大量地提示。

在窗台上,有一只空的药瓶。药瓶里装了一半的清水,水里插着一束……不,不是一束,那太奢侈了,方宁舍不得的。她不愿把自己的死,搞得那样豪华……沈若鱼自言自语着,目射精光,好像在把一幅破碎的图片拼起来,殚精竭虑。

片刻之后,她坚定地说,在简方宁办公室的窗台上,有一只空药瓶。瓶里有半瓶清水,里面插着一枝盛开的红玫瑰……

天啊!若鱼,你不要说下去了。如果你不是我的老婆,我简直要到公安局报案,说你涉嫌谋杀了简方宁。你人不在这里,怎么会对现场知道得这样一清二楚?莫非有特异功能?

先生真的向后退了一步,远距离打量。

沈若鱼笑了,说,不是你提议玩个游戏的吗?

先生说,我现在提议,永远不谈这个话题。

沈若鱼说,那不可能。我还要问你,以简方宁做事的严谨和一贯风格来看,她应该有一份很精彩的遗书啊。

没有遗书,更谈不到精彩云云。只有一个小纸条,写着:这件事与他人无关。底下是签名,还有时间,精确到小时和分,医嘱一样规矩。是深夜写的,然后就吞了大量的安眠药。还有一点异常的是,墙上原来有一幅油画,现在不知去向。怎么样,这你不知道吧?先生恢复了往日的镇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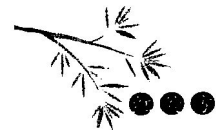
沈若鱼说,真对不起,就连这幅油画,我也知道。

先生答,潘岗说,人家这几天一直在询问他,以为他们夫妻之间有什么别扭。简方宁年富力强,人又漂亮精干。事业有为,正在向学术上的顶峰攀登。为什么自戕?实在是谜。你既然这么了解情况,还是找有关部门谈一谈。也算对朋友和她的家人,尽了最后的心意。

沈若鱼说,那也得看我愿不愿意、简方宁愿不愿意。

先生说,简方宁已经不在,你如何征求她的意见?

沈若鱼说,我有通灵之术。



第二节

沈若鱼走进景天星教授的办公室。

我是沈若鱼，简方宁的朋友。她说。您可能不了解我，但我很熟悉您。包括您爱吸中华牌罐装香烟。

景天星虽已退休，但终生的学者生涯，仍在沿着惯性运行。她几乎没有老迈之人难以排解的寂寞孤独感。年轻时，她就立志把一生献给科学，认定冰冷的学术世界是自己的终身伴侣。刚开始很多人为她的婚姻之事操心，以为曼妙女子矢志不嫁，如果不是生理有残疾肯定就是待价而沽，等待一位白马王子。

景天星用实际行动粉碎了人们的判断，她留苏留美，在对第一世界的周游中，更坚定了孤独一生的决心。

没功夫。婚姻是少慢差费的事。谈一次恋爱花的光阴，够我完成十篇论文的了。

在这种逻辑面前，人们只有知难而退。

老处女的身份使得她有格外的幸运。社会上，人们对不同于自己生活习惯的人，报以非议，某些时刻又会因了世俗的相互争斗，给他们机会。特别是一个女人，若是没有家庭，人们会出于古怪的怜悯，在事业和仕途上不屑与她计较。

景天星从厚重的书丛里抬起头，矜持而傲慢地打量着沈若鱼，说，你是简方宁的朋友。很好，我希望有人能记得她。我很忙，看在你是简方宁朋友的分上，我会见了你。这就足够了。

沈若鱼说，教授，要是我理解得不错，就是说您下逐客令了？可是我们实际上什么都还没有谈呢。

景天星说，你愿意，可以这么看。

沈若鱼说，我相信只要一句话，您就会求我留在这里同您长谈。

景天星说，太自信了吧？但你可以试试。

沈若鱼一字一顿地说——对于她的死，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教授雪白的短发垂了下来，横着遮住了她的眉眼，一时看不清面目表情。

我今天来找您，因为我知道，您是她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如果没有您，她不会从事这种非常的事业。如果她不从事这种事业，今天就会健康地活在阳光下。您是她死亡中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。我对您和简方宁所从事的工作的了解，比您想象的要多得多。比如0号戒毒方案和蓝斑。

噢？那是很尖端很秘密的！景天星大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她犀利地追问。

您告诉我，你们是怎么相识的，我就告诉您后面的一切。

景天星完全可以拒绝。她这一生，拒绝的事物太多了。作为一个独身女人，作为学术界某一领域的泰斗，她已把拒绝别人当做维护自身权威与神秘的法宝。但是在最心爱的助手的死亡面前，她丧失了勇气。



第三节

教授陷入深深的回忆。

我知道你是为什么，但我永不会说。

方宁，你在天上微笑着注视我的时候，嘴角是否有森然的冷意？在大家眼中，你是那样完美。40岁，正是一个女人最饱满的季节，有一种稍纵即逝的温暖。

责任是有分量的。它对40岁的人和70岁的人来说，感觉不相同。越老的人对责任越是珍惜。你年纪虽轻，心已经老了。因为看到了太多的苦难。

我希望我喜爱的人，我的助手，都是很杰出的人。如果她是女人，我希望她有很多追求者，这同我年轻时的想法不同。

一名医生，如果没有人爱他，体验不到人生的悲欢离合，就不能从根本上成为好手。从别人的爱戴中，可以感受到一种神圣的力量，血液一样灌注胸膛。

原谅我的自私，你是我最好的搭档。我从你那里攫取无尽的临床资料，忘记了你面临的危险。我和你的交往使我年轻。我不知这种作用是否双向——我使你感觉苍老。现在我知道答案了，你的死使我明白了你的负荷已到极限。

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比我们这一代要辛苦得多。在该上学的时候，被驱赶进了田野。我始终认为，你们当中一定能出伟大的思想家、政治家，却无法培育优秀的自然科学家。这不是你们这一代人的悲哀，是历史的一个把戏。

可是你不信这个邪。原谅我打一个粗俗的比喻，你已过了裹小脚的年龄，你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，可你一定要制造出一双惊世骇俗的三寸金莲。你残忍地将自己已经成型的脚骨打断，纳到科学家的模式里去。

我不知道这对不对，或者说值不值。

假如你不是这样一个好强到执拗的女人，我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欣赏你。

当然，你不是为了我的欣赏才这样做的，这是你的天性。但我从你的身上，发现了年轻时的我，这使我惊异和欢乐。

每一个人都是高度自恋的，当我们夸奖别人的时候，其实是在赞叹自己。尤其是在一个美丽的同性身上，发现了原是属于自己的某些特质，我们会高兴得不可思议。

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只觉得你是一个不难看的女人。对于一个终生从事严谨科学事业的老人来说，这已经是一个年轻女人可能得到的最好评价了。

你是组织上给我安排的助手，但我拥有一票否决权。在你到来之前，我已经“枪毙”了许多卓有才华的年轻人。

我否决过像刚烘出炉的面包一样新鲜的洋博士，久经风霜的临床医生也纷纷落马。理由也许很不充分，甚至根本就不成其为理由。比如一个小伙子，只是因为他在浅色西服里面打了一条黑领带。这从服饰配色上当然也是允许的，但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，很不舒服，吓了一跳。好像在刷满石灰的半截树桩上，看到一条旧标语。

当然我可以收下他，然后对他说，小伙子，以后上班的时候，别这副打扮。他一定会听我的，这里是科学研究的前哨阵地，想干一番事业的年轻人趋之若鹜。但我忍住了。我知道他转身之后会对别人说，看，这就是处女的臭毛病，我们不得不服从她。我不愿被人这样议论。最要紧的是我从这条领带里，看出他的协调性和整体观念有问题。这对科学家来说，十分致命。

我让他走了。说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当然与领带无关。这时他们把你送了来。

材料摆在我的写字台上，我想是下面人的一个恶作剧。他们摸不透我的口味，决定在无数美味佳肴之后，上一盘山野菜。

我用一秒钟扫了一眼你的简历，当兵，上学，当医生，刚刚转业回到这座大城市……你们这个年纪应有的洁白如纸清洁如水的历史。我注意了一下你的最终学历——工农兵学员。

我的眉头肯定是皱起来了，虽然我自己没有察觉。

工农兵学员是一批得过小儿麻痹症的孩子，在科学的道路上一直跛行。老知识分子永远以怜悯与淡漠的目光打量他们。

但是，我突然决定见见你。



心血来潮。

可能是卷宗上你的照片打动了。你幽静典雅，有一种震慑人心的优美气质。依我严谨的天性，一般是不会召见一位仅仅是美丽，其他方面并不合格的候选人的。

我需要一位马上能开展工作的助手，他们怎么把你给派来了？这是你走进我的办公室后，我问你的第一句话。

此话刚一出口，我就感觉不妥。因为这不是你能决定的事，你只不过是一枚被驱赶的卒子。

你说，我不一定能做好您的助手，但我保证能马上开展工作。

这绵里藏针的回答，使我一时接不上话。一般的人走进我的办公室，都会有短暂的惊愕，为它的富丽堂皇和书籍的众多。我不喜欢把办公室搞得像窝棚一般寒酸，我工作的场所，应该是一流的。当然那些从欧美回来的博士，肯定见过比我这儿更豪华的工作间，但他们也都恭敬地露出了惊奇。我知道这是一种礼貌，他们懂得一个求职的人，应该如何表现。

但是你固执地不把惊奇给我。你从骨子里渗出一一种司空见惯的冷静，我不知道这种冷静从何而来，经历似乎没有提供给你这种优势。

你略显憔悴。也许是连日的奔波求职，折损了你的美貌。总而言之，当我一看到你，就进入了正常的工作程序，开始以严格的助手条件衡量，接见初衷已不起任何决定作用。

这也许就是男人和女人，特别是男领导和女领导的不同之处了。

我想简化谈话，就把厚厚的一沓英文资料递给你说，这是有关我们试验的新戒毒药品说明。你看完后，我们再来谈工作问题。

这可以算是一个刁难，也可以说是一个测验。两者之间本没有原则的差异。如果你连这样基本的考查都过不了关，无论你的倩影多么使我有好感，你还得毫不耽搁地从院长室离开。

所有的工农兵学员的英语都不好。即使是他们念了研究生，成了硕士博士，也是工农兵牌的。学问上先天侏儒，英语永远战战兢兢。

可能有些绝对，但我这一生，就是这样走过来的，勉强不得。我常常从蛛丝马迹上承认或是否认一个人。

你走了。好几天没有露面。猜想某一刻，你会眼睛熬红却装作轻松地走进来说，院长，这材料我看完了。

依我对你们这茬人自尊心的了解，你废寝忘食地查词典请教别人，弄通个把篇文章不是什么太难的事。我会让你当着我的面，把资料念一下。我猜你一定会像受惊的獐子一样紧张起来……我喜欢看别人在我前面面红耳赤。

你一直没有出现。我想，是打退堂鼓了。

我几乎淡忘的时候，你出现了。眼睛一点也不红，晶莹的眸子，直率地盯着我。

我说，看完了？

你说，看了。

这一问一答里有一个微小的差别，就是我说的是“完了”，你的回答只是“看了”。

我注意到了这一点，假装宽容地说，看起来很困难是不是？里面有许多专业术语。

你说，您想用语言来测验我的水准，其实是很片面的事情。语言太简单了，只要投入时间，就会有收获，不过是个熟练工种。国外任何一个小孩子，所掌握的词汇，都可以在我们的大学本科生以上。您需要的是助手，不是一个翻译。这些日子，我已将您论文中涉及到的所有文献都看了一遍，包括那些反对您的意见。

说实话，我很有些吃惊。不在于你这番话有多少道理，而在于你的直言不讳甚至有些气焰嚣张。你知道，已经有许多年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话了。

我所从事的科学很冷僻，别人都是门外汉，他们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恭维。当然我会在国际研究领域遇到真正的内行，但和他们的切磋以至争辩，只会提高我在国内的威望。有时候就是这样，外国人赞同你了，是你的光荣。外国人反对你了，也是你的光荣。

按照预定方针，我说，你把这篇论文念给我听听。

你说，我不念。

我说，为什么？

你说，我念得不好。我不想露丑。

我说，在我面前露丑，总比在外国人面前露丑要好。

你说，在谁面前露丑都不好。只要给我时间，我就可以弥补不足。您不要现在逼我。人生一世，最大的成功不在于掩饰或是改正弱点，人的短处是克服不完的。成功在于发扬长处，你为什么不问我的最大优点是什么呢？我



能不能做您的助手，应该是由我的长处决定的。

我看着你，你真的很年轻，洁白的额头上只有几道浅浅的阴影。我知道那是皱纹，但这些皱纹不但无损你的美貌，反而使你有一种历经沧桑的力量。我说，那么，你说说，你最大的长处是什么吧。

我最大的长处是实践。在来到您的办公室以前，我做过多年的临床医生和内科主任。我仔细看了您交给我的资料，我觉得它是瘸腿的长跑家，缺少临床证明。您应该迅速把崭新的药物应用于实践，积累大量的实用病例，才能在学术上处于领先地位。

你说完了，紧紧地闭了嘴，剩下的事，就是沉着等待我的决定。

我真的愣在那里了。

你一下子就命中了我的要害。我是一个一辈子都在书斋里度过的人，我可以在理论上有很精湛的论述，但如何同活生生的病人打交道，在我始终是个谜。我喜欢那些没有生命的分子式，它们有无尽的魅力。我不喜欢人，尤其不喜欢病人。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疾病的外包装，支离破碎的生命次品。虽然我的工作是在修补他们，尽可能地整旧如新，但我永远没有办法同他们交心，建立友谊。我发明的药，总要等着别人来证明疗效，我用的是枯燥的数字，人家用的是有呼吸有心跳的温暖人体。临床实践是我的研究中柔软而虚弱的腹部，我却没有力量让它充满肌肉。

可恨你一下子就看出了这一点。假如你是一个小伙子，我会放下架子，拍拍你的肩膀。

你是一个女人，我不好意思做这个动作。

我说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助理了。我将刚刚装修好的一所设施精良的医院交给你，由你出任院长。我以为你会受宠若惊。没想到你叹了一口气，轻轻站起来说，我不喜欢当戒毒医生。我不喜欢吸食毒品的人。

但是我从你的瞳孔里看到了你已接受……

好了，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。现在，该把你所知道的，告诉我了。景教授依然居高临下地说。

我在您所指导下的简方宁任院长的那所戒毒医院里，当过病人。
沈若鱼说。

沈若鱼收拾好简单的换洗衣服，挽成一个小包，放在墙角。

多日不说话的先生，知道木已成舟，主动打开冷战的局面，搭讪说，明天晚上我回家以后，就看不到你了，是吗？

沈若鱼想，事至如今，他是螳臂当车，阻止不了大局，再说以后还指望他帮着还贷款，关系别搞得太僵，也就不计前嫌，笑着说，是啊，给你创造一个小别胜新婚的机会。

先生撇嘴说，要是头几年，还行。如今，廉颇老矣。

早上。先生说，用不用我送送你？

沈若鱼说，免了吧。又不是上前线。

先生看着她的破包袱，说，把我的老板箱，带上。

沈若鱼说，我这身份是带老板箱的人吗？范青稞，一个从西北来的乡下妇女，用得了你这行头？

先生说，罢了。我算搞不清你是谁了。咱们就此别过。

沈若鱼拎着包袱走到大街上，心里充满了新奇的感觉，连平日熟悉的店铺，也有了几分陌生。好像自己就要飞天或是潜入地穴。

戒毒医院的所在地，下了公共汽车还要走很远。沈若鱼看看自己寒酸的穿戴，自然是坐公共汽车符合身份。想到路途遥遥，太耽搁时间，一扬手，拦了辆的士。

到哪？到哪？司机一看沈若鱼乡下人打扮，以为来了一条挨宰的鱼，兴奋地连声追问。

沈若鱼稳稳当当地落座，说，急什么？我坐踏实了，自然告诉你。

司机便暗骂自己道行浅，把行家看成了雏儿。

您到底去哪儿啊？前头可拐弯了。司机再次问。

沈若鱼半晌没吭声。她把戒毒医院所在的具体地名忘记了。在她和简方宁所有的对话里，那儿都被简化成“院里”，有不言而喻的亲昵。地名退到



模糊的背景中，好像不存在。

有一所……特别的医院，你知道不？沈若鱼说。

嗨，还真让你问着了。我这个人挣不着钱，可就是老拉上医院的病人。城里凡是叫得上名的医院，您就数吧，没有我不知道的。别说常见的妇产医院、儿童医院，就是结核病院、肿瘤病院、麻风病院，还有胸科医院、痔疮医院、江湖郎中的草莽医院，我都门儿清。您说吧，到底上哪儿？

沈若鱼心想今天兆头不错，遇上这么一个爱说话又熟悉路线的司机，以后的事也会顺利。

戒毒医院。她直说。

哪儿？戒毒……医院？就是戒大烟的地方？司机的手抽搐了一下，车轮压在下水道盖子上，差点把尾巴骨颠断。

是啊，就是帮大烟鬼把毒戒掉的医院。沈若鱼深入浅出地解释。

早知这样，何必当初？这种人不值得可怜，死了算了！司机愤愤地说。突然想起，说，大姐，您到那儿去，干什么呀？

沈若鱼跃跃欲试，想测验一把自己是否已进入角色，就说，我就是去戒毒的人啊！

司机嘎的一脚踩死了刹车。甩下脸说，要是我耳朵没听错的话，您是说您吸毒？

怎么，不像吗？沈若鱼反问。

您像不像吸毒的，碍我什么事啊？您吸您的毒，我开我的车，咱俩不相干。只是我今儿不能拉您了。我这人生来胆小，害怕这些个怪事。

噢，你不拉我了？这可是拒载，我记下你的车牌号，举报一个准。

我不要您的车钱还不行啊，我真是不认识那地方。要不您举报就是了，反正您也没带录音机，我来个死不认账，您也没辙。再说您都这样了，谁还信您啊？得了，您下车吧，带好您的包袱，那里头装着大烟膏说不定，落在车上，我吃不了兜着走……拜拜了您哪……

沈若鱼苦笑着站在路旁的人行道上。虽然被赶下了车，心情还是很好。她想，自己若不是跟简方宁是好朋友，方宁又恰好搞了这一行，简直就和司机的想法一模一样。

附近有一个电话亭，她拨通了简方宁班上的电话。

你在哪里？办好了入院手续吗？过一会儿，我会以查房的名义到病房里

走一圈，咱们就能见面了。只是你切记不要主动同我说话啊……

沈若鱼打断简方宁的叮嘱，说对不起院长，可惜我是在马路旁，还没找到你们医院大门朝哪边开。我忘了。

哎呀，亏你还当过兵，怎么这么糊涂！我也忙得晕了头，你要是真入了院，哪里还能自由地给我打电话！

沈若鱼一下捏紧公用电话肮脏的听筒，惊呼，你们那里，实行通讯封锁？

简方宁说，是啊。这里是半强制性管理，难道我以前没同你说过吗？

沈若鱼轻叹一口气说，说是说过，怪我理解得有偏差，把你们那儿想得太美好。

……

问清了地址，再次打车，沈若鱼汲取教训，一言不发。这回顺利到达一处景色优雅的郊外。

北方的初冬，繁茂的林木落尽了树叶，天地间豁然开朗。一排排挺拔的杨树和婀娜的柳树，都异乎寻常地苍凉起来，枝和叶的分垒从来也没有这样清晰。最强壮的叶子也坠落在地，成为飞扬的尘土。哪怕是最小的枝干，仍顽强地抖擞在西伯利亚来的寒风中，把透向地面的阳光，遮挡出纤细的褐色阴影。

沈若鱼下了车，欣赏着清冷风光，一时间竟忘了自己的初衷。

一辆猪肝色的“林肯”，悄然无声地停在沈若鱼身边。如果不是掠起的黄叶翩然飞上她的脚面，几乎难以察觉它的逼近。

沈若鱼这才回到现实中来。

车门缓缓地打开了。一股遮挡不住的香气，像炊烟一般逸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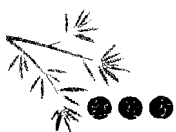
伴随着这种昂贵的进口化妆品出现的——是一位比沈若鱼打扮得还要乡土气的年轻女孩。

大姐，你也是到戒毒医院来的？那女孩倒是毫不认生，单刀直入地打招呼。

沈若鱼一时无法判定对方的身份，点了点头。

那我们就先到门诊上去吧。女孩熟门熟路地说，随手掩好了车门。浓咖啡色的车玻璃清晰地映出了周围的景色，将车内的情形吞噬。

我叫席子。女孩说。她脸庞红红，好像鞭炮二踢脚的外衣。声音也有一种清脆的爆裂感。



是真名吗？沈若鱼忍不住问。

爹妈起的。席子没有正面回答，用一种和她的年纪不相符的老练说。

你就叫我青稞吧。沈若鱼主动相告。

好。青稞大姐。席子喊得很亲热。

走过茂密的树丛，面前是一座灰色的小楼，周围被铁篱笆包围。只是那铁篱笆上缠绕着黄色的藤蔓，在寒风中枯燥地飘荡着。可以想见，夏天时它们曾经非常茂盛，用自己的身躯几乎成功地掩盖了铁篱笆的嶙峋。那时候若不是走得极近，便发现不了绿色温柔下的冰冷。冬天剥去一切伪装便原形毕露。

每一扇窗户都钉着坚固的铁条，幸好隐约透出的雪白窗帘，稀释了恐怖森严的气氛，要不几乎会让人误以为是监狱。

沉重的铁门微微开启着，好像侧着身子就能通过。当你推动的时候，才发现那条缝隙不过是假象。铁链从里面很艺术地锁住了，非常坚固。

怎么办呢？沈若鱼一时不知所措。

你预约好了吗？席子狐疑地问。

是啊。

那你怎么能不知道怎么开门呢？你大概不是个一般人，哪有一次没来过就能住上院的？席子自语着，幸好并不要求回答，伸手按了门旁隐蔽处的一粒红色按钮。

沈若鱼心里暗骂简方宁，一着不慎，满盘皆输。这个院长真是太马虎了，让她在医院碰到的第一个人那里，就露出破绽。

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医生，披着雪白的工作衣，掐着一把巨大的钥匙，缓缓走来，打开了铁门。

来了。他简短地同两位病人打了招呼，面无表情。好像18世纪古堡中高傲的管家，默不做声地提着他的大钥匙，在前面领路。

滕大爷，您好。席子说。

沈若鱼往旁边看了看，想找到席子姑娘如此亲昵称呼的老大爷。

身边冷风萧萧，一派空寂，除了老医生，别无他人。

滕大爷，今天空出的床位多吗？席子继续问。

不多。只有一间女病房，正好你们住进。老医生头也不回地说。

原来滕大爷（这个词的重音是放在“爷”上，同叫“款爷”、“板爷”一个味